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童溪易傳卷十九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百二十九 經部

童溪易傳卷九

宋 王宗傳 撰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豫樂也和也和易悅樂之謂也豫之成卦在於九四上下二體則合於坤震而成也四以一剛羣陰應之

故其志行坤順也震動也順以動則順夫理而動之謂也順理而動衆所共與此所以豫也夫君子有能行之才未嘗无欲行之志然我動而彼不應焉則有齟齬而无聽從欲其志行難矣今也以剛居四爲豫之主可謂有能行之才矣上下羣陰惟四是應其在爻也既有大有得之辭又有朋盍簪之象爻贊又曰志大行也則欲行之志莫之禦矣夫理之所在人心之所在也順理而動則有以順夫理也乃所以順人

心也其在人也又烏有不豫矣乎故曰豫剛應而志行夫天下之事无小大皆不可以不順動也然語其順動之大者則建侯行師是也分民以與之共治分土以與之共守使内外遠近之勢如脉絡之相通感此而彼應感近而遠應此則豫之利在於建侯害焉而與之去之亂焉而與之除之使強梗暴悍之徒皆芟刈而无餘害去而利興亂除而治生此則豫之利又在於行師建侯之與行師二者雖慶賞刑威之不

同其爲順動則一也苟非順動則侯之建也乃爲私喜師之行也乃爲私怒安能致豫乎雖然此人事也而天地亦若是矣故繼之以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於建侯行師乎蓋三才一理故也夫天地之大也猶如此之順動則建侯行師其可以非順動歟不可也何謂天地之順動曰日月有明也而相爲往來四時有序也而相爲代謝往來之度既无過差則代謝之期亦无愆忒此天地以順動而然也雖然此天

地也而聖人亦若是矣故繼之以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蓋天地聖人亦一道故也夫慘莫慘於刑罰也人之心宜若不豫乎此也今也刑人罰人而人不以爲慘而反我服何也人皆曰刑罰之清也清則不濫不濫則民服噫是固然也然服生於清清生於順動不以順清何生焉清无從生服何生焉語至於此則順動之義其在豫之時豈不大矣哉故賛之曰豫之時義大矣哉以言天地聖人之功皆不離夫

順動故也夫由天地如之之言以觀則天地之順動亦如建侯行師之順動也由聖人以順動之言以觀則聖人之順動又如天地之順動也故曰三才一理也天地聖人一道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天下之物其聲與氣舒發而通暢者无若雷之出地奮迅震薄而不可禦焉者也方雷之復於地中也隱

焉寂焉潛養其和鬱結而不通及出地而奮震也則
向之所謂潛養地中者旁通而上達矣故為豫之象
夫樂由陽來其播於八音五聲者亦所以宣暢和氣
耳德者樂之實也樂者德之文也先王觀雷出於地
而有奮然之象也則作為聲樂以襃崇其德夫德者
祖考之德也古者於有功者則祖之於有德者則宗
之猶以為未也而作為聲樂以襃崇其德盡其專一
之誠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夫以祖考作配上帝則所

以崇其德也可謂至矣非盡其專一之誠曷至是也哉故曰殷薦殷專也禮有殷奠殷祭易有殷薦皆言專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初六以陰眇之材初出而當逸豫之時恃有九四剛強之應此正人家弱子幼弟席其父兄之庇之象也當此之時志足意滿不勝其豫以至發於聲音此取凶之道也故曰鳴豫凶以言其凶有所不免也何者

初六豫之始也於始也志於樂豫至於末流則樂豫之志不得不窮矣夫樂極必悲安極必危能无凶乎故嘗謂志之在人不可以輕用之也豫之初六一輕用其志於樂豫則志窮而凶當其志之窮也雖有賢父兄亦末如之何矣況非賢乎吾儕用志當用於其所不窮之地也而後可或曰當逸豫之時將以用吾志也何者爲不窮之地歟曰介于石此不窮之地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當豫之時耽於豫則失正故豫之諸爻之才多不得其正時然才亦然故也惟六二一爻以中正自守不溺於豫故雖介於初六六三不正之間然如石焉之不可轉也又豈相與淪胥而溺於豫哉惟其所守也堅故不惑而明此易於繫辭以知幾其神予之也凡人之情於逸豫之事心焉悅之遲遲而不去則必至於耽戀而不舍何者有所溺故也惟知幾之君子其視樂豫之事如將浼己斷而識之速而去之又豈俟

終日而後識之去之也哉此其所以當豫之時以守正而獲吉也繫辭之釋此爻也而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蓋深予之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六二之君子以中正自守故能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六三不中不正曷足以語此哉故上交於四也有盱豫之象夫四豫之主也即四以求豫而媚以悅之睢

盱而目不瞬此蓋小人之態然也悔將及之也故聖人戒之以速去而曰遲有悔猶之曰不知睢盱以求豫之為悔而安於不當之位遲戀而不去則有悔矣夫睢盱以求豫未必得豫也而將有悔復不知已其睢盱之態慕戀而不去亦未必得豫也而終有悔聖人諄諄然反復詳而詔之如此其明也為六三者當如何哉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

行也

豫之成卦在此一爻也故彖之辭有由豫剛應而志行九四實當之夫九四以一剛處羣陰之中羣陰順從得以大行其志而天下之豫皆由我而致故曰由豫大有得然聖人於此戒之以勿疑者蓋奉柔弱之君處危疑之地羣陰不從五而從己故當此之時處此之位上下之情俱不免於有疑也雖然勿懐疑慮積誠於己以交通於上下則上下之情亦自相親相

信而无疑矣故有朋盍簪之象朋類也盍合也簪貫髮之具也九四以一剛處上下衆柔之中交而通之則凡散亂而不理者亦皆以類爲合恃己以爲固也猶之簪也所以貫衆髮而衆髮亦恃簪以爲固也夫惟積誠於己上下信之率天下之從己者而還以從夫五又何由豫大有得之嫌乎故曰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六二於貞則吉以中正故也六五於貞則疾以不正故也夫五之於貞既疾矣則宜其當逸豫之時恣驕侈之欲而死於安樂有餘也然乗九四之剛恃四以拂弼於己而五也常惟貞疾之是救故得恒不死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則六五之得九四所謂法家拂士也故雖當豫之時不得以縱其所樂夫惟不得以縱其所樂則恒不死宜也夫六五貞

雖疾矣而恒不死則中未亡也夫中以位言之則五之位以人言之則人之心也位號猶存人心猶在此所以恒不死也夫當豫之時而不爲豫者以正自守也六二是也當豫之時而不得豫者見正於人也六五是也此豫之六爻惟六二六五所以不言豫焉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上六以陰闇之才當豫之既成溺於豫而不自知者也故曰冥豫夫以陰闇无覩之才而處豫之極過惡

既成則亦何所可冀也而聖人猶不之棄焉乃爲開其遷善之門以詔之曰成有渝无咎渝變也猶之曰冥豫之過惡既成有能變前之爲者則可以補其過而无咎也其於爻賛又申之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猶之曰上豫之極也豫至於極災咎將至何可長之如是也速渝之可也程曰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无咎或曰聖人於初六鳴豫則斷之以凶於上六冥豫則開之以无咎於

初六之象則逆知其志之窮於上六之象則又諭之以何可長也夫何甚於其初而怨於其終邪曰甚於初者所以遏其惡也惡而遏之禁天下於已然也怨於其終者所以開其善也善而開之導天下於將然也禁之導之始之終之聖人之心所以无負於天下後世也而豫之初上二爻見之矣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隨者何有所從之謂也事无所從則失物无所從則逆人无所從則惑此蓋理之固然者而非有所謂得已而不已者也譬之影之隨形響之隨聲此豈可強有而亦豈可強无也哉故夫泛觀事事物物動皆有隨而况於人乎程曰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是故隨之道利在於正隨而不正則枉道以從俗矣此又隨之過也故隨之卦德曰元亨利貞无咎蓋曰隨之所以能大亨者

利於貞正而後咎可无也不然則有咎矣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此指初九一爻與合震兊二體以言隨也初九之一陽震之主也乾一索於坤而得震則初九之剛實在二陰之下故曰剛來而下柔夫陽剛非在下之物也今也得隨時之義來下於陰柔則是能以上下下以貴下賤吉也物安得不隨之乎震動也兊說也動而說則此有所動而彼无不說之謂也彼无不說則亦无不隨矣夫剛來而下柔剛隨柔也動

而說說隨動也當隨之時剛隨柔也而非失己說隨動也而非得物卦之所以為隨也如此是何也蓋吾所謂正者存也故繼之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蓋隨之所恃者正也隨而有咎則非正矣欲大亨得乎其曰天下隨時則所謂大亨也夫天下之所隨者時也而君子之所隨則正焉而已矣然則天下之所隨者時也非隨時也隨吾君子也亦非隨吾君子也隨吾君子之正也朱子發曰時无常是以正為是君

子之得其正而天下是之是吾隨時之義也何謂隨時之義曰貞是矣君子之所以爲隨者一得其正而天下隨之以爲時則夫所謂時也者即君子之正也以是觀之則正之在隨也其體叚可知矣故賛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大即正之功用所以爲大亨者是也或曰易家以隨自否來蠱自泰來其義如何曰非也乾坤重而爲泰否故隨蠱无自泰否而來之理世儒惑於卦變故隨曰剛来而下柔噬嗑曰柔得中而

上行咸曰柔上而剛下益曰損上益下渙曰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則曰凡此者皆自否而來也蠱曰剛上而柔下賁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恒曰剛上而柔下損曰損下益上節曰剛柔分而剛得中則曰凡此者皆自泰而來也誠如是則睽之柔進而上行謂自遯來可也鼎之柔進而上行亦謂自遯來可也此猶可諉也晉之柔進而上行則謂自誰卦而來乎无妄之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則謂自

誰卦而來乎兊之剛中而柔外明夷之内文明而外柔順則又謂自誰卦而來乎世儒求其説而不得則曰凡卦之具三陽三陰者此皆自泰與否而來也凡卦之具二陽二陰者此皆自臨與遯而來也凡卦之具一陽一陰者此皆自姤與復而來也殊不知八卦成列因而重之而内外上下往來之義已備乎其中自八卦既重之後又烏有所謂内外上下往來之義乎夫自復至乾自姤至坤凡十二卦當十二月其陰

與陽消長勝負均也除乾坤之外更凡十卦豈泰否
臨遯復姤六卦獨能生卦而夬剥大壯與觀獨不能
生卦乎又何取彼而舍此也程河南釋隨之剛來而
下柔也而曰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
上釋蠱之剛上而柔下也而曰乾之初九上而爲上
九坤之上六下而爲初六豈亦未之思邪然於賁之
彖又釋之曰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
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爲泰又有由泰而變之理夫由

賁彖之所釋則我心之所同然河南實得之由隨與
蠱二彖之所釋此乃先儒之所不達者不然前後背
戾文字舛錯未可知也當黙識之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說萬物者莫說乎澤雷動物也
令也處之莫說之地則動者說矣夫處莫說之地而
動者說非說於動也說於不動也動者或以不動為
說是亦有時而然而不得不然爾故為隨之象使動

者以常動爲說而不說於不動則歸妹之說以動固有永終知敝之戒矣非隨時之義也君子有運動之才其或嚮晦而息焉者宜其所不說也今而曰宴息云者則動者亦以不動爲說矣夫時之運於天也有晦而有明則君子之隨夫時也亦有動而有息晦明之叙大者爲古今爲治亂小者爲晝夜爲寒暑故君子之或出或入也在所隨也然則澤中有雷云者說以養其動也君子嚮晦入宴息則亦說以養其動故

爾夫有能動之才而不說以養之則其動也烏能不遺矣乎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有所守之謂官離所守之謂渝九以陽動之才當隨之初非有隨也亦非无隨也惟正之是隨而後吉於隨矣所謂惟正之是隨何也曰出門而交是也出門交官有渝也其曰有功則從正吉也正則有渝而有

功有功而无失矣此所以吉也何謂出門交曰不牽於私之謂也程曰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而爲惡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朱子發亦曰人之情隨同而背異隨親昵而背疎遠故朋友責善或牽於妾婦附耳之言溺於私也故戒之以出門交有功夫同人之初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則隨之初出門而交其能有功

而无失冝矣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隨之六爻其半隂也其半陽也陽剛之才則有所隨而无所係初九九四九五是也故初之有渝四之有獲五之孚于嘉此有所隨而无所係者然也以柔從之才而當隨之時則均不免於有所係矣六二六三上六是也故二則係小子失丈夫三則係丈夫失小子至於上六則不勝其時勢之窮而反窮以爲通故

曰拘係之上窮也王用亨於西山此均不免於有所係者然也夫柔之爲道不利遠又况當隨之時以柔爲隨其能取諸遠乎故二遠舍諸五而近比於初小子孰謂謂初九也九以陽剛在己之下故曰小子丈夫孰謂謂九五也五以陽剛爲己正應故曰丈夫夫下從上順也二應五正也二若係應於初則失五之正應矣故爲之戒曰係小子失丈夫以言是非邪正无兩從之理比邪則背正就非則失是從於此者違

於彼者也豈能兼與之哉雖然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舍正而從不正者也以其隂柔之質當隨之時故爲之戒云不然卦之德曰元亨利貞无咎二舍正應而從不正其咎大矣而爻无凶咎之辭何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柔之爲道不利遠當隨之時故二與三均以近於己者爲隨二近於初故曰係小子失丈夫三近於四故

曰係丈夫失小子所失之小大視所係之小大也顧其所遭如何耳四以陽剛在己之上故曰丈夫初居下則小子也三近係於四故下失於初舍下隨上隨之宜也此賢賢長長之人也夫當隨之時有賢賢長長之志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矣此隨有求得也苟或棄大而即小舍上而趨下則昧所隨矣雖然三與四非應也求之不以其道合之不以其人徒謂其勢利之可附也苟取媚悦以遂所求而已此乃邪諂小

人之為也君子恥之故又戒之以利居貞謂自處於正則有求而得无惡於求矣三不中不正故有此戒司馬温公曰三无中正之德而不凶者所隨得其人也昔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黄口小雀問之曰大雀獨不得何也羅雀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黄口貪食而易得黄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黄口亦得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獨以所從為禍福故君子謹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

身之階小者之戇則有危亡之則易曰係丈夫失小
子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
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隨有三陽初九在下方且以從正為務則在上而為
下所隨者四與五而已然五君也四臣也在下者之
隨乎上先四而後五而四有其獲焉則嫌疑之道也
故於隨之義則為凶何謂隨之義曰正是也言有其

獲而不以歸之君此非人臣之正也然則處此之地則奈何曰有要道焉修吾胷中之誠不以一毫私意爲吾之累其所以獲乎下者爲吾君而獲也吾何有焉如此則其所施爲舉動无往而非道也又何咎過之有哉然此非明足以燭理知君臣之大義上下之大分道之所在可從而不可違正之所在可守而不可失其孰能如此哉此四所以能處其身於无過之地轉凶變咎而爲无凶无咎也凡此皆明哲之功也

程曰古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民而民隨之其得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國之安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孚而无其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經曰亨者嘉之會也隨之卦德曰元亨利貞无咎而夫子釋之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而九五實當之故曰孚于嘉吉而象曰位正中也夫九五處正中

之位而尸隨之功則是能致是孚嘉也信有其道矣九五所以致是孚嘉也何道也曰正焉而已處是正中之位既无不足於正此易於隨之九五所以信其能致是孚嘉也故曰孚于嘉吉謂之吉則咎固謝之矣彖之所謂无咎又豈足爲五道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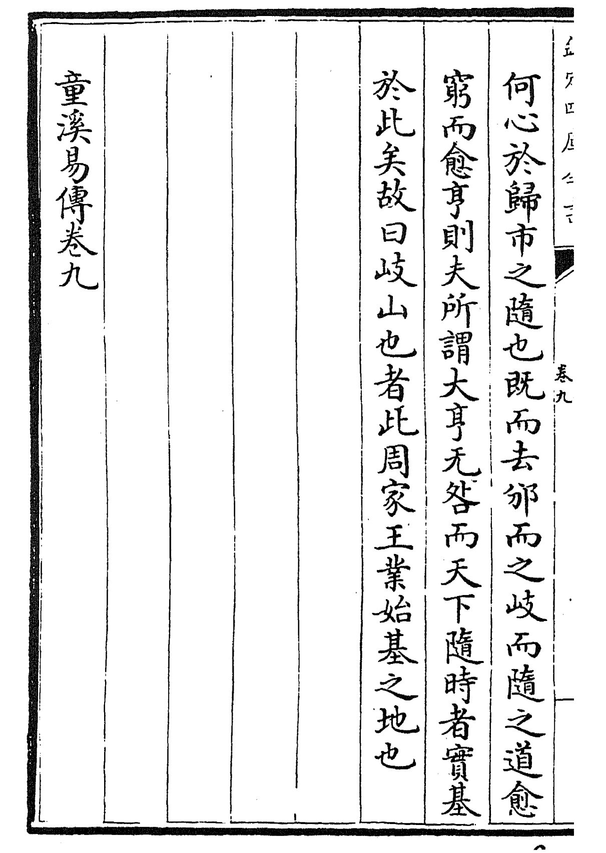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孟子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

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夫隨至上六隨道之窮也以柔從之才而隨乎人之不暇至於此則不勝其時勢之窮反窮以爲通正在此時也故上六在一卦之外正兊之體所謂西山也此太王之隨

也夫我之係志於彼也實彼有以制乎我也故曰拘係之此孟子所謂事之以皮幣犬馬珠玉不得免焉之謂也夫事人之禮既无不用其至而均不得免焉狄人之志何在也在於吾之土地故爾故凡人之拘係夫人也始也欲空其資次也欲空其人又其次也欲維其土地而後已故曰乃從維之此狠子野心吞噬之計然也太王之處此也誠有所不忍也始也爲之所拘爲之所係故不得已而以皮幣犬馬珠玉爲

是請命之計既而吾資屢空矣吾人將及害矣吾人之害是乃吾顧惜留戀夫此土地而不以予之之過也故不勝其窮而忍其墮於維之之計之中遂決其策而去焉嗚呼隨道之窮一至於此者此時也此勢也而天之理則未窮也故上六於此侈言之曰王用亨于西山則歸市之隨至此亦莫之禦矣夫太王之於狄人始也餌之懼吾人之罹其害也餌之之策既窮而吾人之害將及則不得已而爲是杖策之計曾



何心於歸市之隨也既而去邠而之岐而隨之道愈窮而愈亨則夫所謂大亨无咎而天下隨時者實基於此矣故曰岐山也者此周家王業始基之地也

童溪易傳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百三十 經部

童溪易傳卷十

宋 王宗傳 撰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東坡曰器久而不用則蠹生之謂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蠱天下久安无爲而弊生之謂蠱易曰蠱事也夫蠱非事也以天下爲无事而不事事則後有不

勝事矣此蠱之所以為事也剛上而柔下巽而止此合二體之材而言蠱也夫剛上艮也柔下巽也艮少男也男至少而居上巽長女也女雖長而在下剛柔上下各正其位宜若已安已治矣當是時也在下者有巽順而无違忤在上者有止息而无動作則禍亂之萌乃生於已安已治之中遂至於敗壞而不可勝矣此剛上而柔下巽而止所以成蠱也雖然飭蠱之道不在乎他在乎上下之志交通而无壅如器欲常

用體欲常勞天下欲常事事則不弊而治矣夫上下之志既已大亨則往有事乎蠱雖涉大難而亦利矣何往而不通乎故曰利涉大川往有事也於蠱而言涉大川者蓋天下之深患極弊常伏於人情无所事事之地大川蠱之大者濟天下之大難飭天下之大蠱非上下之志大亨其可乎且夫天道之運行往來推遷而至於不窮者此所謂大亨也故能終則有始而无慝伏之弊聖王之飭蠱也盡始終先後之道如

天之行則弊革而患除矣故有取於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之説夫甲者數之始也於其造事之始也反復思慮斵以善其始此先甲三日之謂也於其既造事之後也則反復思慮斵以善其終此後甲三日之謂也程曰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于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

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然則飭蠱之道固人事也而天理實在是矣何謂天理曰其所以終而有始行而不窮者是也夫惟不窮是故无弊此蠱之卦德所以貴于元亨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之為物以止静為體風之為物以散動為用夫以山之止静宜若无事矣而下有風則草木為之撓亂坎竅為之呌號則又有事焉此有事生於无事之地

者然也故爲蠱之象君子以謂天下之事常伏於无事之地也故平時暇日其於民也務振作其氣使之力其所謂相生相養之道而无糜惰自安之人其在己者務涵養其德使之日新又新而无逸豫自止之意則君子之所事孰有大於此二者中庸曰成物智也成己仁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蠱之君子其知合内外之道而盡時措之宜乎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

承考也

東坡曰蠱之災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子言之明父養其疾至子而發也朱翊善曰蠱之患非一世譬如人嗜酒色餌金石傳氣於子孫者潰爲癰疽死與不死在治之如何耳秦皇漢武窮兵黷武一也秦亡而漢存者始皇无子而武皇有以幹之故也姑以武昭之事言之孝昭以八歲即皇帝位承武帝彫弊之後此正蠱之初而以六之柔弱之才

居之也其元年則遣使者行郡國舉賢良問疾苦其二年則遣使者振貸貧民其六年則采賢良文學之議罷鹽鐵搉酤元平之元年又詔罷不急官減外徭減口賦錢凡此皆因武帝既弊之事而力幹之也武皇得不與始皇同科者賴有此子爾故曰考无咎曰考云者謂得其所以有終之道也向使武皇非有孝昭則大漢之業其能復存而有終矣乎天下萬世之議其辠於武皇矣烏得无咎厲終吉者夫以柔弱之

才當幹父之初苟不日懷兢畏自危自厲如恐不勝則追其終也安能吉乎故當此之初必以危厲自警終乃獲吉也夫以意而承考與事事而承考不同也事有可否理有是非故時有損益不可以盡承之也於其所不便者量其可否度其是非從而行止之而不失乎損益之宜此其子道也若事事承之以爲孝此則六四裕父之蠱而非所謂幹蠱者也此豈特厥考之咎歟其咎抑有歸矣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二隂位也而屬内卦之中體九陽德也而居内卦之中位則以剛明之才而幹内庭之事之象也故曰幹母之蠱夫幹父之蠱易幹母之蠱難父與母人子之所尊而敬親而愛之所在也固宜遵命從令之不暇然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則為文王者可以无憂其或作之於前者未能无後日之弊則承之於後者可无果敢救弊之道歟又况至難幹者母之蠱也將

以幹之使之不違乎道果无其術乎九二實巽之體也九雖剛也而其體性則順巽也巽以入之從容輔導以馴誘之漸反其惡以之於善使其勢不激而力无勞焉則无矯拂傷恩之害故曰不可貞以言非直正之也亦非不正之也優游不迫使之身正而事治若出於自然而非矯拂迫促之也故曰得中道也魯莊公之有威儀技藝也然而不能防閑文姜故詩人爲之賦猗嗟也其卒章曰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蓋其

不及中道也鄭莊公以叔段之故也遂寘武姜于城潁而誓之而潁考叔之內諫而公亦曰爾有母遺伊我獨无蓋傷其過於中道也然則幹母之蠱欲其不失正又欲其不可直以正之非九二之得中道不可也君子之事君其當闇蔽之寄也亦然盡其道者則唐之魏鄭公是也故太宗忘其正直而反以爲嫵媚焉可不謂之善幹其蠱矣乎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

也

九三之才視二為剛過而不中矣然此乃幹父之蠱

用力之地不得不然也昔者曾子問於孔子曰敢問

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天

子有争臣七人雖无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争臣五

人雖无道不失其國大夫有争臣三人雖无道不失

其家士有争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争子則身不

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争於父臣不可

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九三之剛過父之爭子也其事父也不從其令而以爭事焉此小有悔也然其爭也所以免父於不義也謂之非孝可乎此君子之所予也故曰无大咎三下體之終也故又曰終无咎也然則小有悔者九三之不獲已而終无咎者九三之所願欲也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昔者嘗讀太史遷史記至秦本記而知始皇之所以

失者蓋不勝計也末年以遊豫之失遂亡厥軀而驪山阿房之役民不堪命在後之人所宜鑒而懲之也胡亥今日即位明日與趙高謀曰先帝循行郡縣以示威強服海内今宴然不巡行即見弱矣乃東行郡縣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彰先帝成功盛德還至咸陽又曰先帝謂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今釋阿房弗就則是彰先帝舉事過也其令復作阿房宫如始皇計嗚呼此蠱之六四所

謂裕父之蠱也夫當斯時也不能幹其蠱而增裕之何也太史遷曰胡亥極愚驪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又稱誦其言曰凡所以爲貴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爲嗚呼彼以罷先君之所爲之爲失也而不知裕父之蠱之未爲得也夫始皇成功盛德何在而舉事之過正在巡行與營築也今而刻所立石復營阿房乃所以益彰其過也豈能少損其過之萬一歟其視初之意承考也殆異也此无他六

陰也四亦陰也陰暗而无覩此史遷所謂極愚也故曰往見吝又曰往未得也謂其以陰暗无覩之才凡有所往皆見鄙吝於人有失而无得不然何以有極愚之謚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夫君子之創業垂統以貽諸後人也未必有弊也亦未必无弊也在乎繼之者善與不善如何爾且以有周論之文王武王之謨烈所以啓佑後人也在書既

曰咸以正罔缺矣何蠱弊之云乎其或繼之者宜若无所事矣而大雅之譽成王也則有鳧鷖之什焉而曰太平君子能持盈守成也蓋曰盈而不持成而不守則傾覆隨至何太平之云乎以太平君子譽之爲未足也而又繼之以假樂之嘉焉其首章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德以假樂君子譽之爲未足也而又繼之以卷阿之作焉卷阿之二章曰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夫大雅之譽成王亦云足矣而於最

後卷阿之作則有及於似先公酋矣云者豈非文武之謨烈其能以似以續者其在成王乎若然則君子之創業垂統以貽諸後人未必有弊也亦未必无弊也又得君子如成王者從而承之以其能持盈守成也則曰太平之君子以其能宜民宜人也則又曰假樂君子以其能求賢用吉士也則又曰豈弟君子夫何修而有是譽也哉蓋曰有是實則有是譽隨之矣夫以成王之所謂是實者何也曰持盈守成也曰宜

民宜人也曰求賢用吉士也以六五之象所謂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九以剛明之才處蠱之終事之外也故此爻獨不以蠱言而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夫古之人固有功成身退知足不辱而處事之外者亦有懷才抱德不偶於時而處事之外者亦有潔介自守无意於斯世而處事之外者是三槩者其志各不同而其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則一也功成身退知足不辱而處事之外者若伊尹所謂臣无以寵利居成功是也懷才抱德不偶於時而處事之外者若孟子所謂我无官守言責進退有餘裕是也介潔自守而无意於斯世而處事之外者若齊國羊裘男子不屑於諫議而老死於富春者是也然則象之所謂志可則也其將奚則歟曰伊周孔孟之道時中之道也則之可也富春之道時中乎則之過也昔范文正公嘗以此爻予富春矣

而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又曰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而君子之論則曰子之可也則之過也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臨有二義以爻之剛柔言之則以浸長之剛而臨乎浸消之柔以位之上下言之則以在上之位而臨夫在下者序卦曰臨者大也此指浸長之剛以臨夫柔

而言也六五曰大君之宜此指在上之位而臨天下而言也以剛臨柔消長之序然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天以上臨下統屬之道然也君子不可以不知人知天知人則知盡人以事天而臨之義得矣故夫卦之所以爲臨者以二陽剛浸長於下位也故曰剛浸而長其在爻則初九九二是也浸漸也一氣不頓進故一陽而爲復而後二陽而爲臨也夫陽剛之長也有漸而不暴則以和悅不忤爲德而羣陰順之亦不

相拒違也故曰說而順其在卦則兊說而坤順是也兊之性既說而二之剛又中此剛之所以不暴也以剛中之德而上應乎柔中之主則可以賛成有臨之治矣故曰剛中而應此又在爻則九二之於六五是也夫循天理之自然而无容僞之謂正天之道固難名也然可以一言盡者曰正是也剛之浸而長也說而无不順也剛之中而有所應也此所謂循天理之自然而无容僞之謂也臨之所以能大亨者以是故

也故卦之德曰元亨利貞而彖釋之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不知大亨以正爲天之道而或以人僞參焉則剛之長也必以有漸不暴之爲非愜吾意欲人之已順也而已乃不能先以順剛而每過乎中也則反咎乎人之不我應嗚呼如此而欲大亨可乎夫以二陽浸長未遠消也而易爲君子謀則又慮之深而防之早故於方長之日也而豫以警之曰至於八月有凶蓋陽生於復長於臨陰生於姤長於遯遯者臨之

反也其在月建則自子至未凡八月而二陰長君子之道實於此時而消焉故曰有凶夫隂陽相爲消長循環而不窮蓋亦理之固然也而易於此必預以警之者无他也於其方長之時而告之以將消之理則庶乎其知所戒也故曰消不久也朱翊善曰臨在復泰之中方長而誡之不俟乎極也故堯舜禹三聖人相戒必於臨民之初過此而无及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有地地臨澤也地臨乎澤非徒臨之也而以容而保之也夫地臨乎澤乃所以容保乎澤則澤有所恃无流離放溢之虞而有泮渙灘洄之適矣此澤所以鍾莫說之性也君子之於民也亦然非徒臨之也乃所以容而保之使之恃夫我以有得居有漸濡之益而心有理義之說也夫漸濡之益理義之說其氣味深長不可遽已也此所謂无窮之教也教而不思有所謂无窮之味焉則人易猒矣此非所可說也然

无窮也又生於无疆容保之道不能有是无疆則教亦不能有是无窮也无窮澤之不竭也无疆地之博厚也君子之漸濡夫民也如澤之不竭焉故曰教思无窮君子之容保乎民也如地之博厚焉故曰容保民无疆然則无窮之與无疆其亦相爲長久也歟此臨之要學也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初九九二當剛浸而長之時皆以陽而應陰自内而

感外所謂以剛而臨柔者也故均謂之咸臨咸感也
陰陽之氣相感而相應故也初九當君子道長之初
所居者正位所行者正道而所與相感而相應者又
皆履正之人當此之時行正莫吉焉故曰貞吉蓋四
與初居相應之地皆以正相與而其勢又足以援初
故初之志得以行其正於此時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臨之爲卦在此一爻也夫九二之在臨剛德之長也

剛於此時而浸長之勢方駸駸焉然剛雖浸長也比之衆陰其勢未敵九二以方長之剛而臨衆陰衆陰未遽順命也當是時也爲二之計則柰何曰亦如初九之於六四以咸臨之可也以咸臨之則咸感之道无所不通故六五吾應也還以柔中而應乎我六三吾同體也説極知憂而不忌嫉乎我上六與吾雖非應也又非吾同體也亦必有在內之志而順乎我矣如是則九二之咸爲臨也施之於吾應而吉施之於

非吾應而亦无不利施之於吾同體而吉施之於非吾同體而亦无不利又何未順命之云乎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六三兑之主也以陰柔之才媚說之性下臨二剛徒以媚說乎同體爲事而已非所宜也故曰甘臨无攸利夫二剛之長雖曰以漸然剛上變已特旦暮事爾徒事媚說彼二剛者豈以其媚說之故而已其長邪

其不見受必矣剛不受媚說則三之技必窮故說極而憂生焉雖然剛上變已此三之憂也小人之棄而君子之歸其所獲又大矣豈不能補其前愆邪故曰既憂之无咎象曰咎不長也則剛上變已特旦暮事爾此易開小人遷善之門而速之入也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四坤體也其曰至臨則坤之所謂至哉之至也夫臨以上臨下之謂也陰之下體剛浸而長則以剛臨

柔至四則釋下體而以上臨下也雖然其所以臨下
亦未大有所隔絶也其與下體至相親故也故曰至
臨以言上下二體莫親於此也夫四以六居之其與
初正相應之地也初九之剛其所以浸長而爲二也
四與有力焉蓋以謙虗无我而援乎下使下之剛得
以浸而長則在四寧有過歟故易於此以无咎與之
象曰位當也則以六居四之謂也或曰六四正也不
曰位正當也而曰位當也何也曰當臨之時大亨以

正大者之事也故不以正予陰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五君位也在臨則所謂君臨也然當剛長之時未至於剛而亦不純乎柔柔而履剛而又居中剛柔之得中也夫當臨之時以剛柔之中而臨乎下所謂知柔知剛者也故曰知臨六五居君臨之位凡所謂柔與剛者皆屬乎有德之下故曰大君臨以剛陽為大至五亦曰大君云者謂其以上臨下而居大寶之位故

也當是時也處此位也純以柔臨之則不可欲以剛臨之則時勢之所未至故其所宜者莫宜乎剛柔之得中也夫惟居剛而用柔則在下之剛陽其情有以上通吾不忌其長也而從而應之則有臨下之治不勞而成矣是能居中以有臨而又以剛柔之中而行之也臯陶之稱舜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何謂舜罔愆之德亦曰剛柔之中而行之之謂也然則所謂簡與寛云者居剛而用柔之道也故在舜則

曰罔德而在六五則曰宜又曰行中之謂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經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上六坤之極也敦厚之德則亦莫極乎此也以此爲臨夫豈有一毫嫉嫉介乎其心哉想其樂道從善之誠雖隔宇宙異古今而有向慕之志曾不少減也而況同是臨之時乎夫臨之剛浸而長初九九二實在内也而上六之志則有向慕而无拂逆此非敦厚其德无有忌嫉而能至是乎

故易於此以吉子之猶之曰上六无忌嫉之心而有敦厚之德此吉德之君子也夫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皐伊之進曾何預於孔門之子夏也而樊遲見夫子而問知猶不達其舉直錯枉之義而復有問於子夏子夏乃援皐伊而語之此所謂隔宇宙異古今而向慕之誠曾不少減也而況上六之於九二同是臨之時乎其曰志在內也宜矣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昔者嘗與先友阮齡元膚議易元膚曰觀之卦名音官邪官渙反邪予曰如王輔嗣朱子發所釋皆云觀盥而不薦則音官也如胡益之程正叔則取爲觀於下之義則官渙反也以陸德明釋文考之於觀之卦

名則曰官渙反是也又曰觀盥而不薦風行地上觀

與注家釋六二所謂處大觀之時不能大觀廣鑒亦

音官又曰王肅亦以大觀在上爲音官徐本云中正

以觀天下惟此一字作官渙反夫易中發卦之辭其

義例亦有二而已矣如泰如隨如豫之類則於立卦

立名之後方舉其義曰小往大來曰利建侯行師曰

元亨利貞如履虎尾如否之匪人如同人于野之類

則就卦名而設義不復有所間斷也觀盥而不薦亦

此例也所謂觀盥而不觀薦是也夫事神之禮亦豈有盥而不薦之理第觀盥而不觀薦猶夫子所謂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意也葢取其精誠之至在誠而不在物故也故嘗謂觀盥而不觀薦之義為長元膚曰子之言然夫觀之為卦二陽在上而下為四陰之所觀然上九又居一卦之外則所謂大觀在上居中而履正者惟九五也觀天觀民觀我无所不用其觀焉此所謂大觀也故先儒有廣鑒之義其視

初之童觀二之闚觀夫豈相千萬而已哉此指九五一爻以言觀也順而巽則合坤巽二體以取義也中正以觀天下此又言九五之德足以觀示天下而然也徐本云惟此一字作官涣反是也夫萬物有自然之理大觀在上豈能違是乎亦不過順萬物之自然而巽以行之云爾莊周曰聖人觀於天而不助則順而巽云者不助之謂也夫惟不助故无偏无陂无反无側以此道而建極於上使凡厥庶民皆惟皇作極

而後已此所謂中正以觀天下也夫宗廟之禮所以致敬也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祭之初迎尸入廟天子洗手而後酌酒獻尸尸得酒灌地而祭以求神三獻而薦腥五獻而薦熟則盥者洗手之時而未灌之初也其精誠之至其在此時可知矣觀盥者當此之時有得於其所謂精誠之至則其孚誠亦有見於顒然而觀感之際矣此以誠感誠之道也豈有得之觀感而不化其誠矣乎若至於薦也則三獻五獻禮文繁

數雖強有力者亦不能无倦惰之容此夫子所謂吾不欲觀也然則下之觀上也在誠而不在物其爲道豈不甚簡而不煩矣天下之所觀者聖人也而聖人之所觀者天也聖人何取於天哉以其不言之教見於四時之自行而无有差忒此所謂神道也神即誠也體於心而謂之誠妙於物則謂之神一物也聖人之設教於人舍天何觀焉其能使下觀而化則不言之教寓於始盥之時此所謂神道也其曰天下服者

非服聖人也服夫神也或曰昔者夫子嘗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夫何言之教其在聖門如子貢者猶有所未悟今而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何也曰服有二有知而服之者有不知而服之者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此不知而服之者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此知而服之者也子貢曰子如不言小子何述焉此一子貢也又曰夫子之言性與

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此又一子貢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披拂鼓舞无所不暨有遊歷周覽之義故爲觀之象夫省方之禮所以觀民也觀民則教之所由設也其在虞舜之時則當嗣位之初歳二月東廵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廵守至于南岳八月西廵守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廵守至于北岳各覲其方之后協其時日同其器數修其禮物自此以往則五載一

巡守羣后四朝其在周官則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夫先王省方之禮非固爲是煩擾也以謂不如是則將無以觀覽夫民俗而施設其教條也孟子曰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琊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夫由晏子之言則先王之觀亦不過曰省耕省斂以爲補助之政云爾故曰爲諸侯度此觀民設教之大旨也其在後世則不然故流連荒亡如秦皇之出遊漢武之行幸徒爲是煩擾而無補於海内之萬一矣故曰爲諸侯憂其視先王觀民設教之意不亦遠乎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當觀之時大觀在上以中正之德爲天下之所觀初
遠於五在六爻之下而以陰眇之才居之則童然識
見之无取也故曰童觀夫童然識見之无取則小人
之道也无責焉爾矣故曰小人无咎若君子而然也
則可少矣故曰君子吝以言當大觀在上之時不可
以无所觀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六二以陰柔之才居坤之正位其與九五正相應之地也然以陰柔暗弱之才上觀九五未必能盡見之也故曰闚觀如所謂闚豹之一班是也夫女子之貞蓋不務乎外觀也家人曰无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此女子之貞也蓋知有內事而不知有外觀故也故曰闚觀利女貞若夫當觀之時處大臣之位而與九五居相應之地不能盡見剛中正大之道而以女子之貞爲貞則是長孫无忌輩之事

太宗也昔唐太宗嘗謂无忌等曰朕欲自聞其失公等宜直言无隱无忌等曰陛下無失他日又問无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等可爲朕明言之无忌等又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夫居大臣之位當觀之時其他无所見也而務以女子之貞爲貞焉陋哉斯見也故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我生云者吾身之動作施爲者所謂自內而達諸外者是也六三當觀之時處下卦之上則進也處上卦之下則又退也處進退之兩間則宜誰從曰進退者時也可以進者可以退者我也反觀吾之動作施爲者如何而後決其進退可也何也以六居三吾之所謂自內而達諸外者未能深滿吾意故也何也不正故也夫六三容有未能深滿吾意者而能觀我生以決其進退何也曰三坤順之極也處坤順之極故能

以至順之性順時以進退也夫惟能順時以進退此所以未失乎進退之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觀以逺為晦以近為明故觀之衆隂上觀諸五惟四為最近焉惟其最近而且體巽以居正得君之深者也以五之所以顯設而藩飾者在四无不歷歷而親見之故曰觀國之光當是時也若不以賓于王為利昧於觀者也程曰古者有賢徳之人則人君賓禮之

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賔尚志尚也當此之時其所志尚以賔于王爲利故象曰觀國之光尚賔也昔湯之三聘伊尹也尹乃幡然而改曰豈若吾身親見之哉謂與樂堯舜之道於畎世不若吾身親見堯舜之君之爲樂也則六四之觀國之光是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則尹也得君如此向使其初無幡然之志而不以賔于王爲利焉此豈尹之所觀也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書之周誥曰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

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書之所謂大監

即九五之大觀也夫監之水則徒見其形監之民則

凡吾身之動作施為其見諸民者歴歴可覆矣故一

嚬一笑係人情之休戚一舉一措為天下之安危人

情之休天下之安則是吾之所以出乎身加乎民者

得其道也人情之戚天下之危則是吾之所以出乎

身加乎民者失其道也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然當觀之時大觀在上可不觀諸民以察己乎此九五之觀我生必於其民而觀之也王輔嗣所謂觀民之俗以察己道是也君子无咎者夫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當觀之時堯舜在上則君子之化行桀紂在上則君子之化息故當此之時人君之動作施爲行於上而效於下者必君子而後无咎不然則人心一訛民俗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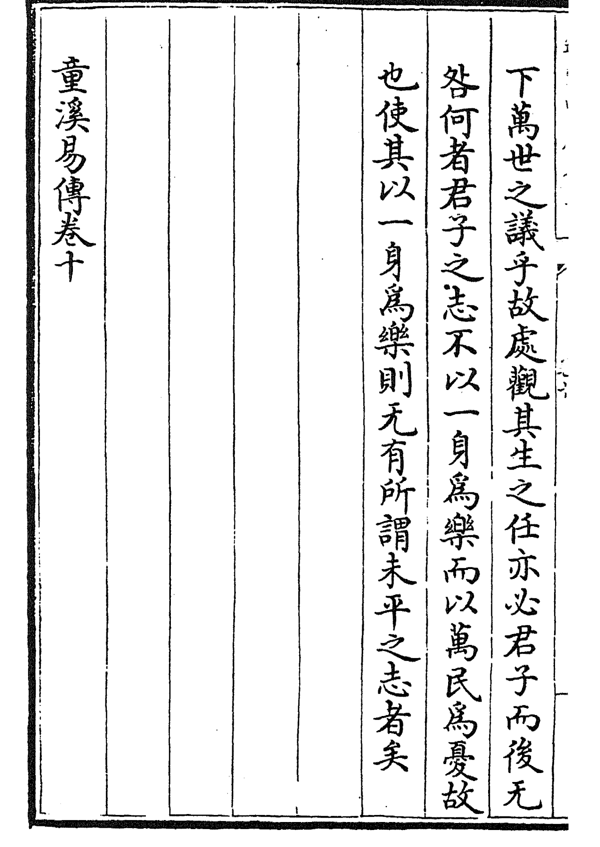
壞不可復理矣能无咎乎九五中正以觀天下君子之在上也故曰君子无咎然必云爾者警之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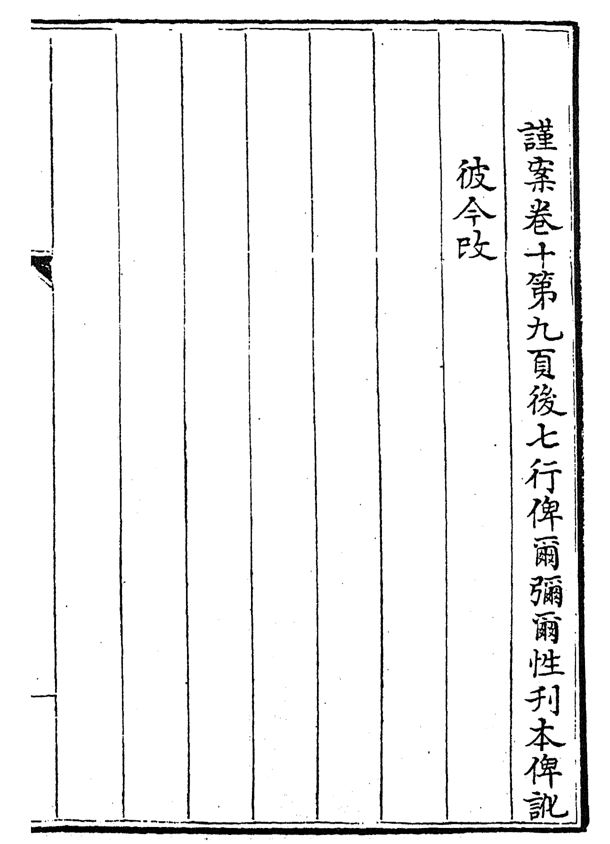
觀以二陽在上而下爲衆陰之所觀九五居中履正故爲觀之主上九以聖人之德處一卦之外而當觀民之極其將何所取義乎曰以聖人之德處一卦之外而當觀民之極此所謂省方觀民之聖人也夫古者以人情之未叶民俗之未一而民隱之未究也故

其志亦爲之未平而有省方巡狩之禮所以協其時日正其器數修其禮物又如晏子所謂省耕省斂而救其所謂補助之政凡以一民俗求民瘼而協民情也此之謂其生謂天下人之動作施爲者而周覽洞究其利害休戚者而爲之興去也及後世則不然巡行遊幸止爲遊觀之象而流連荒亡勞動騷擾寃苦失職者無告而萬乘千騎所至徒有供億之苦此無他知有一身之樂而不知以萬民爲憂故也庸免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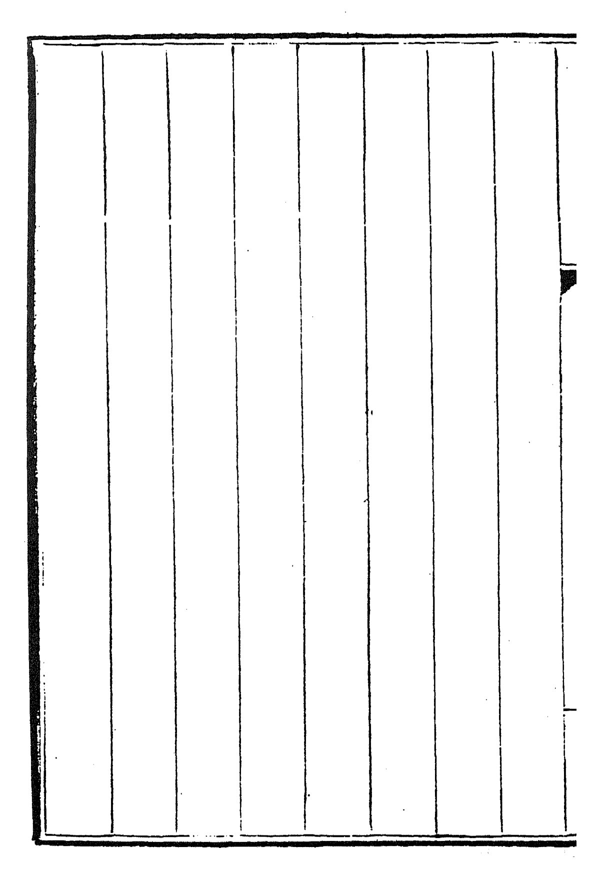
下萬世之議乎故處觀其生之任亦必君子而後无咎何者君子之志不以一身爲樂而以萬民爲憂故也使其以一身爲樂則无有所謂未平之志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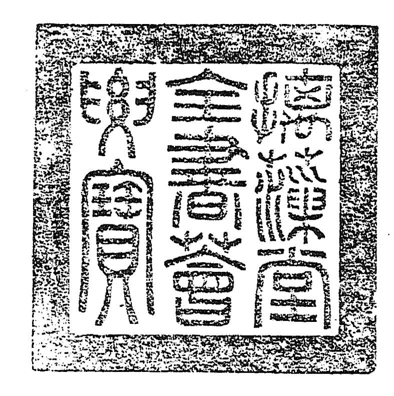


童溪易傳卷十



謹案卷十第九頁後七行俾爾彌爾性刋本俾訛彼今改





覆校官檢討臣陳夢元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監生臣衛子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童溪易傳卷十二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童溪易傳卷十一

宋 王宗傳 撰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易之立卦其命名取象也蓋亦各有所指矣鼎有鼎之象井有井之象大過有棟橈之象小過有飛鳥之象若此類者遠取諸物而然也艮有背之象頤有頤

之象噬嗑有頤中有物之象若此類者近取諸身而然也頤之成卦上艮而下震上下二剛中存四陰外實而内虛頤之象也而噬嗑則上離而下震上下亦剛中存三陰亦頤之象也九四以一剛間乎其間此則頤中有物之象矣夫頤而中虛則无事於噬而自嗑也頤中有物則頤中爲之間塞苟不致齒頰之餘力而噬以決之烏得而嗑邪故噬已則嗑嗑則頤中之間塞通矣此噬嗑之所以亨也夫古今天下天地

之內朝廷之間鄉黨閨門之際所謂強梗讒賊朋邪怨隙蓋未嘗无是也而能使上下不安志意不通事勢乖隔彼此齟齬而至於不合者此所謂頤中之有物也茍噬而去之若齒之決物焉則強梗去讒賊息朋邪遠怨隙消向之不合者合矣夫何往而不亨邪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此又即爻與卦與象以明噬嗑之所以亨也夫噬嗑以決閒塞施之有政則用獄之道也用獄之道莫先於辨曲直析是非故其

文也則三剛三柔相間而不相雜此所謂剛柔分也剛柔有所分則是非析而曲直辨矣由是動吾之威而明吾之罰雷動而電明兩者相合以爲用而章章乎宇宙之間矣故其在卦也則震動而離明其在象也則震雷而離電此所謂動而明雷電合而章也然則雷電相合即噬嗑之象也相合而章即噬嗑之所謂亨也雖然用獄之道在乎威明之並用而能用是威明使威而不至於暴明而不至於察者惟仁厚之

主爲然此六五柔得中而上行所以爲用獄之利也夫柔而得中則其與仁柔不斷者亦異矣所謂上行則以此柔中而行乎上也夫五君位也惟剛健中正足以當之今也以柔居之不當位也然雖不當位當噬嗑之時而施之用獄則莫若柔而得中之爲利也故曰雖不當位利用獄也皐陶之稱舜也而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且有及於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之說夫曰簡曰寛曰好生此柔德也然必曰罔

愆云者此柔得中也故其效至於民無有司之犯焉夫孰以處帝之位而不當於用柔以議帝也哉故曰當噬嗑之時而施之用獄則莫若柔而得中之爲利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震雷離電二者相合以致威明之用噬嗑之象也彖所謂雷電合而章是也噬嗑利用獄故以明罰勑法爲言夫罰有輕重故欲其明明其罰則曉然以有示

所以效電之明也勑如勑命之勑勑其法則動之於上而下莫敢不震所以法雷之動也夫惟曉然以有示則上无濫罰矣動之於上而下莫敢不震則下无玩法矣此先王所以爲善法夫雷電之象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噬嗑用獄之時也故六爻皆言用獄之事初九用獄之初也故於小人過惡方騁之初禁之使不行而有屨校滅趾之象趾在下而有行之物也校用獄之具

也施校於其趾猶趾之納屨焉則趾以校滅雖欲縱意以往得乎滅趾謂滅没其趾見校而不見趾也夫有以見其行於過惡方騁之初此繫辭所謂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也故能使之補過而无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服人之道莫尚於中正六二居中得正其道固足以服人矣而又下乘初九之剛剛柔相濟資諸人以爲助故當去惡之時刑人而人易服而有噬膚之象焉

夫噬嚙人之肌膚則有以切中乎人者矣而噬之之深又至滅沒其鼻焉豈亦二之過歟曰六二中正非過也天下之罪惡固有所謂不可赦者故君子痛以待之在己不以爲慘在人亦不以爲怨又況資諸人以爲助而與衆治之豈其過歟故雖噬膚滅鼻也而曰无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六三之視六二非所謂中且正者也又非四之剛且

直者也故其道不足以服人而且無六二六五乘剛之助則其所噬也視諸爻獨爲難焉故曰噬腊肉遇毒夫禽獸全乾者謂之腊噬之最難者也腊肉既難噬而以六三噬之則遭其傷毒也必矣何者六三之才有所不足故也當去惡之時刑人而人不服必欲服之力既不勝則未有不爲之傷害者也雖然此小有所吝也而亦无咎何也曰六三之才有所不足故不免於噬之之難此所謂小吝也然當去惡之時而

務爲去惡之事夫豈過舉此所謂无咎也特以六居三自處不當故至於遇毒亦其勢然也若六三者其能因時任責志有餘而才不足者乎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以一卦言之則九四頤中之物也所以爲強梗者也以六爻言之則九四剛直之才也所以去強梗者也易之取義其不一如是哉夫肉之附骨者謂之胏而又乾焉亦最難噬者也比之腊肉亦其類也然三之

於腊肉則遇毒而四之於乾胏則无是患者剛柔之才異也故曰得金矢金矢剛直之才也以剛直之才而施之乾胏宜其無六三遇毒之患也夫暴悍強梗之在天下固非易服之也亦非難服之也服之有其道則雖難而易九四之乾胏是也茍无其道則其所謂難者信乎其難矣此六三之於腊肉所以遇毒也雖然九四之得金矢固有得矣而其所以不足者正也故戒之以利艱貞吉謂其以剛居柔知艱難以自

守而不輕用其剛焉則吉也夫惟四之所不足者正也故曰未光也此其所以利於艱貞則吉也易之爲君子謀也蓋如此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六五操利勢挾人謀當去惡之時比之諸爻宜若易然故曰噬乾肉肉雖乾矣然其視腊肉乾胏則亦固有閒矣夫五之去惡如此其易者以其得位得人故也故曰得黄金黄中色也金剛物也六五體柔而居

中居中爲得位體柔而四以剛輔之又爲得人也此所謂得黃金也雖然六五之得黃金亦固有得矣而其所以不足者亦正也蓋四則以剛而居柔而五則以柔而居剛其爲不正一也四既以利艱貞而後爲吉則五之欲无咎也可不於正而知所厲乎夫惟五之所不足者正也苟知自警而以危厲自守則當去惡之時柔既得中而又得剛德之助焉則凡其所得无不皆當以此去惡夫何咎之有哉故曰貞厲无咎

得當也然此既曰得當也而彖乃曰雖不當位何也

曰雖不當位云者謂其以六居五也得當云者謂其

得位得人也其所指異矣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上九用獄之終也世之小人其於罪惡稔積既極若

將終身焉此豈復有改悔之冀歟原其所以然則亦

非有他也蓋不聰之過也故何之校焉以校滅其耳

責其有耳之形無耳之用也夫耳者所以納聲聽受

之具也其形存其用亡罪大惡積陷于凶而不知聦之不明孰甚焉故校以滅之謂終塞之也繫辭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蓋甚之也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昔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

豹之鞟猶犬羊之鞟夫文與質非二物也有是質必
有是文蓋亦表裏之符不可強有而亦不可強無之
也故子貢於此得以謂之文猶質也質猶文也猶之
曰文與質二名也其實一物也故設諭曰此虎豹也
則其鞟必虎豹也此犬羊也則其鞟亦犬羊也故虎
豹之鞟與犬羊之鞟二鞟也而其實則一理也所謂
一理云者顧其質如何耳而文則稱是故也程曰理
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

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賁者飾也天下之物其文見於所飾者莫昭於天之文又莫大於人之文故賁之爻有所謂剛柔相爲往來之旨聖人則曰此天之文也賁之卦有所謂離明艮止之旨聖人又曰此人之文也夫賁之所以亨者以六二之柔來而文初九九三之剛故也離本乾體也坤再索于乾以成離故曰柔來而文剛此非世儒所謂坤之上六來居二位也所謂小利有攸往者分

上九之剛上而文六四六五之柔故也艮本坤體也乾三索於坤以成艮故曰分剛上而文柔此非世儒所謂乾之九二之剛徃居上位也夫柔來而文剛則剛矣而有柔故剛有所濟而賁之所以亨分剛上而文柔則柔矣而有剛故柔有所附而小者利於徃剛柔相文聖人謂是爲天之文豈不曰日月之晦明星辰之運動雲霓之合散凡致飾乎上者無非天之文也然其所以分而爲晝夜變而爲寒暑積而爲歲時

其能外是剛柔相文之旨乎不能也離以明而處乎下則是以明而爲文也文而明則無不足之文艮以止而處乎上則是以止而爲文也文而止則无或過之文明止相文聖人謂是爲人之文亦豈不曰父子之有仁君臣之有義夫婦之有禮凡致飾乎下者无非人之文也然其所以嚴而爲尊卑辨而爲貴賤别而爲小大其能外是明止相文之旨乎不能也雖然賁六爻與二體之用所謂天與人之文不可揜也如

此奉天理人以斯文爲己任者又在乎觀文之主焉何則在天固有是文也不有以觀之則天下之化無自而成曰觀云者固非騁其智任其巧以增益遷就之也因其理之自然而我無拂焉爾故夫因其在天者以求其變則陰既極而陽已生暑方徂而寒適至盈虛消息之有其期進退遲速之有其度凡變之兆乎時者不容有所隱故於變而无不察此觀於天之文而有得也因其在人者以致其化則位乎上者使

各由其道於其上位乎下者使各由其道於其下禮義廉恥以維其心忠厚豈弟以陶其俗風化之行乎人也不容有所遺故化之而无不成此觀於人之文而有得也在昔所謂觀文之主吾於唐虞成周之際見之即夫歴象以授人時在璣衡以齊七政與夫致日致月以辨四時之序則變之在時也豈容有所隱和萬邦而黎民於變敷五典而五典克從與夫禮防樂防以合天地之化則化之在天下者豈容有所遺

然則曰煥乎有文曰重華曰文明曰郁郁乎文後世語賁文之盛舍此將焉稽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止於上火明於下山下有火明有所止之象也夫賁者飾也賁飾之道豈能增其實也夫苟以文明爲尚而不知有所止焉非賁飾之道也故君子之於庶政則欲致其明此明也於庶獄則无敢折之此止也蓋折獄之道不恃苛察不貴辭飾惟其情實而已矣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彖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車者所以飾其行也然可以車而車則以車爲榮不可以車而車則車祇爲辱剥之上九君子得輿民所載也此可以車者也故車以爲榮解之六二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此不可以車者也故車祇爲辱賁之初九雖具陽德然居下位故曰賁其趾舍車而徒夫趾在下而有行之物也令也賁吾之趾不以車而以徒則世俗以徒爲辱而君子以徒爲賁

何者義之所在可車則車不可車則徒吾居下位以徒爲賁者也豈可冐昧而不顧其義乎昔彭更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孟子所謂非其道則初九所謂義弗乘也以爻應言之則初應四義也從二非義也故舍近而之遠舍易而即難此舍車而徒之象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六二以一柔文二剛初九舍二以即四二與三俱无其應故二之所賁者上隨夫三而已矣六二柔而静者也其動也其止也惟剛之是隨焉猶之須也其動與否惟頤之是隨焉得所附也自三至上外實而中虚有頤之象夫賁之道非能增加其質也因其質而加飾之爾然須之在人亦豈外物也血氣盛則蕃滋血氣衰則減耗蓋亦表裏之符爾冠弁衣裳文章黼

𢾾所謂文也君子服之則隆殺等差各稱其德人非君子則雖有是服不足敬也詩人所謂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是也故曰賁其須與上興也若曰視其體質如何爾猶之須也上隨夫頤而已矣其動與否不在我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賁飾之道在於以剛柔相文相文是也相文而非其道則失之矣六二六四以二柔而文九三之一剛九

三以一剛而文六二六四之二柔在賁之時其相文是也然或至於非其道而相文焉此所謂不正之交君子不貴也故曰賁如濡如永貞吉剛柔相賁相與潤色以成其文此所謂賁如濡如也然而相賁而或至失其正焉此則賁之過也故必以永貞而後吉何者六二六四柔之正也九三剛之正也相比而相賁不失正道則吉於賁矣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君子之於正道而无少玷缺則誰敢與侮哉故賁於九

三設永貞之戒而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於六四亦曰匪寇婚媾終无尤也賁於永終之道望此二爻者深矣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四當賁之時隅於九三而未獲與初相賁故曰賁如皤如皤白也初動於下亦曰白馬皆未受賁之象也雖然白馬翰如則初之與四相即之志其疾如飛非

為寇難之所隔則相親以相責也久矣故曰匪寇婚媾夫四與初居相應之地初之剛動於下有翰如之疾豈三之所能隔哉但三無其應而四當其衝居可疑之位故曰六四當位疑也雖然四正也三亦正也其迹可疑而其實則匪他焉但當責之時剛柔相比而有可疑之迹故爾若三與二皆无其應而近以相從如須之於頤焉則无可疑之迹也然三曰終莫之陵也四曰終无尤也其能以正相比也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儉嗇者陰之性質朴者陰之才當賁飾之時以六居五儉朴之主也夫丘園綠枲所自出之地也當此之時制度禮樂儉朴之主謙遜未遑也其所責者丘園之地而已爾此亦重本節用之意故束帛於此不得不戔戔也戔戔者委積之貌也夫此之所責雖若吝嗇然海內士庶百姓充實則亦由此而基焉故曰終

吉而象曰有喜也漢至文帝雖已轉秦爲漢矣制度
未立禮樂未興故賈生太息之書有曰夫立君臣等
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
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故
有定經制之請夫生於此時而請定經制則賁飾之
道也而帝則謙遜未遑也然開籍親耕皇后親桑勸
農之詔無歲無之敦本之風既行而殷富之效乃見
則賁之六五之吉文帝以之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夫子既欲從周之文矣又欲從先進之野何其從之之異歟曰非異也監二代以爲文即先進之禮樂故也禮樂之失也其當周之末世魯之僭擬邪又重之以八佾雍徹與泰山之事邪是故夫子欲反其本而未能也而有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之說蓋傷其失也賁至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
嫵於失實故欲其无過飾之咎也必曰白賁而後可
所謂白賁云者非不受賁之謂也去其僞落其華使
無勝質之文如所謂先進禮樂之野是也夫所謂先
進禮樂之野何也曰古者非不知酒醴之美也而玄
酒明水之尚非不知黼黻文繡之美也而疏布之尚
非不知莞簟之安也而蒲越稾鞂之尚先進之禮樂
如此曾何足以動蕩人之侈心歟夫惟不足以動蕩

人之侈心故其意在於著誠去僞使人知有所謂簡

敬之所在而不失其本真云爾及其末流也則質以

文勝人有侈心而无復反本此豈賁飾之初志歟故

大禮必簡至敬無文賁極反本飾無過咎而後上九

之志始得矣夫上九之志得此夫子所謂吾從先進

者也

䷖ 坤下艮上 剥不利有攸往彖曰剥剥也柔變剛也不利

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

天行也

剥之成卦五隂而一陽隂始於姤至於剥而五隂盛剛為柔之所剥故曰剥剥也柔變剛也以時言之則柔變乎剛下剥乎上邪剥乎正小人剥君子之時也當是時也五隂既盛一陽僅存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往亦何所利哉故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夫當小人道長之時既不利於有所往矣則順時而知止乃能觀剥之象也盖剥之象其下坤也其上艮也坤順

而艮止此順而止之之義也夫當小人道長之時苟不知順時而止而強聒以有往則與小人立敵而至於隕身流禍也必矣故易於此爲君子謀則以觀象曉之而又以尚消息盈虚戒之蓋處剥之道然也夫有息必有消有盈必有虚理之常也是理也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所貴於君子固當深知此理也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所謂命者即天之理也知天則知天理之所在矣故曉之以觀象云者欲其知天

也戒之以消息盈虛云者欲其事天也凡此皆處剥之道故也易之爲君子謀也如此而東漢之季隂小得志賢人君子不知觀剥之象而尚夫消息盈虛之理方且以口舌與之爭鋒至使刊章逮捕駢首受戮而士類爲之一空其能不爲危言激論身處濁世而怨禍不及者惟一郭泰而止爾絶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者惟一申屠蟠而止爾故司馬温公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

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随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也

象曰山附於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山高而地下其勢至不侔也今也山附於地則高者

下矣此地剥之象也原其所以然蓋亦下不厚而高者頹圮不安而髙者危故也爲人上者欲安其居而無傾危之患者則亦務厚乎下而已矣蓋下者上之本也務厚乎下則其本固矣未有基本既固而能剥者也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蓋謂是也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牀者身之所安也以況則君子所處之位也小人之害君子也必先去其所處之位使之窮悴無所之也

而後得肆其害焉故初則剥牀以足二則剥牀以辨四則剥牀以膚蓋其叙然也夫牀之所頼以安者足也足之見剥則正者傾矣故曰蔑貞凶初六之隂剥始自下猶之牀足先見剥焉則君子之貞始見滅於此時矣滅亡也蔑滅同義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隂之剥陽進至於二猶之剥牀自足而辨其勢愈上矣辨上下交際之地也夫牀之所頼以正者上下交

際之地也辨復見剥則正者愈傾矣故亦曰蔑貞凶當是時也使六二如六三焉則見與於上九之君子而小人之禍庶乎其未至於斯也惟其未有與也故小人无所顧忌而得以馴致其害焉此剥道之所以浸長也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三處衆陰之中獨與上九居相應之地有輔上救亂之志所謂小人中之君子也故在剥之時爲无咎

也夫處衆陰之中而能與上下衆陰相失獨與上九居相應之地易於此可不以无咎與之乎與之以无咎者所以録小人之善也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夫一言之當其人未必然也君子猶不以人廢之則當剥之時衆陰用事而六三獨於衆陰之中失其上下以與上九協焉可无取乎程曰如東漢之吕強是也

六四剥牀以膚凶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六四卦之上體也夫剥至六四已及上體所謂膚也

其切近於災莫此爲甚也君子之正至是而无可滅者故不云蔑貞但云凶也夫小人之剥君子也始焉剥牀以足次焉剥牀以辨至於六三則雖與上九居相應之地於剥爲无咎然剥道浸長亦末如之何也至六四則身及其害矣復何有所處之位乎小人之禍害吁可畏哉

六五貫魚以宫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宫人寵終无尤也

六五羣陰之主君之位也在剥之時君道不可以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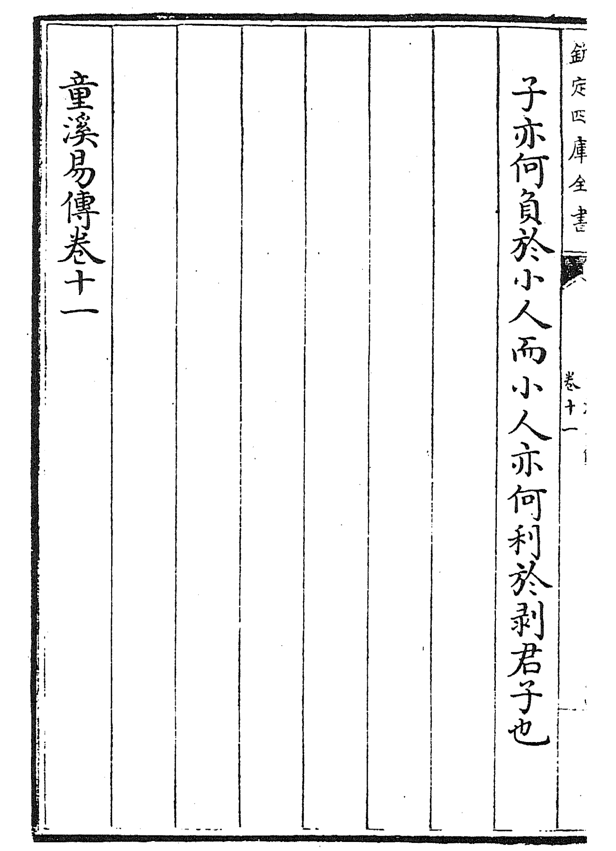
故取下制羣陰爲義魚陰物也相羣於下流小人之象也五能下制羣陰使之駢然順序如貫魚然則是以小人之道待小人也故曰以宫人寵宫人嬪御侍使也所謂陰小之人也以宫人之寵寵之是以小人之道待小人也夫所謂待小人以小人之道何也曰小人之志不過於希恩望寵而已苟惟時其錫予均其恩惠使之充滿其意而無觖望之心此待小人之道也夫小人之心所以易生尤怨者不以其道待之

故也惟能以小人之道待小人故怨尤不生禍害不作此所謂无不利又曰終无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天地不可以一日而无陽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君子當剥之時五陰既盛上九以一陽居衆陰之上而有碩果不食之象者存陽道也夫以一陽而居衆陰之上果之碩大者也果既碩大不剥而食諸者生育之

萌正寄諸此者也墜地而復生則剥反爲復矣此復初九之一陽即剥之上九也君子得輿者以一陽而居衆陰之上而有衆民共戴之象此君子得輿也故曰民所載也衆陰在下而賴一陽之茈故又有室廬之象焉若夫剥道既終九復見剥則室廬壞矣小人無所茈其軀矣此乃自撤其茈之過也然則君子存則小人安君子去則小人禍若飛廉惡來趙高楊國忠之徒終亦自取禍敗爾故曰終不可用也然則君



子亦何負於小人而小人亦何利於剥君子也

童溪易傳卷十一

童溪易傳卷十二

宋 王宗傳 撰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復其道七日来復利有攸往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之初九即剥之上九也經曰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剥之上九雖居五陰之上其勢往而屈也此一陽之

窮也復之初九雖居五陰之下其勢來而伸也此一陽之亨也故曰復亨剛反云者謂是剛也自剝之上反而爲復之初此復之所以亨也動而順行則又合坤震二體以明復之所以亨也夫震動而坤順剛既來反則陽動於下以順而行於上自此以往无非順理而動也夫如是則剛反爲復陽降而入剛動以時陽升而出其出也其入也羣陰莫之能害故曰出入无疾夫復之一陽出入乎羣陰之中而羣陰莫之能

害則其以朋類漸進而來又何咎乎程曰所謂咎者
在陽氣則爲差忒在君子則爲抑塞夫一陽始生至
微也固未能勝乎羣陰以發生萬物也必待諸陽之
來然後能成生物之功一君子始進未盛也亦未能
勝乎羣小人以利澤天下也必待衆君子之進然後
能成澤民之功此一陽之復既出入而无疾則其朋
類之來自无咎矣夫陰生於午其卦爲姤姤陽之始
消於陰也凡歷七變而後成復則陰陽消長之道反

復迭至凡七日焉天之運行如是也故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一陽既復則君子道長實自此始也故自復而往爲臨爲泰爲大壯以至爲乾孰禦之哉故曰利有攸往剛長也夫一陽始長而天地發用之機實發於此時故萬物之生布在天地者皆天地發用之功也而發用之機則實係於復之一陽此所謂天地之心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程曰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静爲見天地

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天地有無窮之用曰動與靜是也人皆知動也者天地之用也而不知靜也者乃所以養其動也夫當動而動動而不括此豈偶然而然也哉蓋有以養其動故爾雷在地中陽氣復於不動之地非不動也安靜

以養之將以致不窮之用云爾先王順天之道故當至日一陽之始生也亦務安靜以養其動焉夫關也者所以時其出入也於至日而閉關焉則使旅商不行人君不巡省四方者凡以静吾之動而仰順乎天道也

初九不逺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逺之復以修身也

陽君子之道也復反善之義也九以陽剛居復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故曰不逺復謂其失也不逺而能復

也王輔嗣所謂比復好先是也祇大也元亦大也夫
有過則有悔初九之不遠復非無過也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謂不貳過也故雖不免於有
悔而无大悔矣夫既无大悔則其爲吉也斯大矣蓋
大吉之與大悔此二物也不可以相有故也夫聖人
无復故於其身若无事於修不遠之復則所以修其
身之不善者以復於善爾然其失者不遠而復焉此
顔子之學也故夫子以此爻予之而賛之曰顔氏之

子其殆庶幾乎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休止也六二震體震動也以六居二不動而止者也夫二之不動而止者何也曰知所止而止焉故也夫二何為而知所止也曰初九之君子修身居下而二比之此正六二之所宜親焉故也故六二當復之時以下仁為吉而謂之休復焉語曰汎愛衆而親仁初九之君子所謂克己復禮為仁之人也而六二之於

初九親而下之可謂知所止而止焉者也求之孔門則曽子之於顔子是也觀其嘗有言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虚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噫若曽子非能下仁其能知斯人而友之乎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孟子曰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復至六三再三之復也所謂恒過而能改也故曰頻復頻復之厲所謂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也故曰无咎

夫易之道在於知變聖人之於人不咎其有過也而咎其不能改過蓋所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也故六三之頻復不咎其恒過也而予其頻復雖然頻復未足予也必也知以危厲自警則雖頻而咎可无也不然復雖頻矣而復頻失咎何時而可无邪夫苟如此則失復善之義矣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復之六四即剥之六三也方其爲剥也六三處五陰

之中失上下以應上及其為復也六四行乎五陰之中獨復以應初此二爻者知賢識善如此其可以陰柔少之乎又可不謂之賢矣乎故嘗謂君子之在天下无所往而不可貴也方衆陰之剥陽也上九以一陽處一卦之外疑若失位也而六三能失上下以應之故曰剥之无咎及剥之來復也初九以一陽處一卦之下疑若尚微也六二近而比之而曰下仁六四遠而應之而曰從道誠以道之所在可從而不可違

也如此然則初九固賢也而六二之下之六四之從之可不謂之賢矣乎夫六四一爻遠應初九其在後世則揚子雲所謂睎顔之人也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博厚者地之德也五體坤德而得尊位大中當復之時遠於剛陽之應躬自厚者也故曰敦復夫以自厚爲德則求其在己者而已矣其與所謂下仁從道者又異矣蓋下仁從道之復資諸人者也而敦復之復

則資諸己者也夫資諸己以爲復而能自厚其德則无失之可指矣故曰无悔又不特无大悔而已也何也未嘗過乎中故也考稽也動稽諸中而未嘗過乎中焉非躬自厚者而能之乎故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曰自考云者以明敦復之復非資諸人而然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在復之上而以陰柔之才居之陰則暗而无睹柔則

懦而无從故於復則爲迷也夫曰迷云者失道之謂也在上而失道則無適而非凶矣何謂無適而非凶曰有天之災有己之眚用之行師則終有大敗用於其國則爲君之凶以至於十年之久終不能有所征往也凡此皆凶之目也夫復則合道今也於復而迷焉則與道相反矣烏得而不凶邪故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上六在復之上而迷故易於此極言凡爲君而在上者之道至此而有所反也其所以示後世在

上者之戒也可謂詳且明矣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无妄合乾震以成卦乾天也震動也其動以天之謂也夫其動也以天動靜語默無非天理而人爲無與焉此之所謂无妄也蓋天下有自然之理純乎天而

已矣天理所在豈可以一毫私意妄加於其間哉所謂正也故在理則爲正在人則爲性在天則爲命一也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謂初九也初九之剛乾一索於坤而得之是以爲震而无妄之外體又乾也則初九之剛實自乾來故曰剛自外來震以初爻爲主其在无妄則内體也故曰爲主於内夫以九居初正也爲主於内也得其正則无妄之大本立矣動而健謂震乾之用也剛中而應謂五之於二也夫无妄之

本旣立於内則由是而動動而不窮矣故健也苟無其本此妄也欲動而健得乎以九居五剛而中也九五以剛中在上而六二以柔中應之二五各得其正此又无妄之大體也故曰大亨以正夫所謂无妄者正而已矣初九以是正立无妄之大本九五六二以是正成无妄之大體則當无妄之時致天下於无妄其爲亨也不亦大乎此卦之德所以有曰元亨利貞也天命即天理循天之理不以一毫人僞參焉則理

之所在天命之所在也故大亨以正天之命也何也曰天道之與天命亦非二物也其在臨也則言剛柔消長之理故曰天道无妄則言其動以天而人爲不與焉故曰天命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夫初九九五六二正也正則能大亨六三上九不正也不正則妄矣故有眚災也六三所謂无妄之災上九所謂窮之災也是也夫以正而往則亦何往而不利故初九云往吉六二云利有攸往苟匪正焉則當无妄之

世何所往而利哉故曰有眚又曰不利又曰天命不祐甚哉匪正之爲害也然則正之所在而天之祐常向焉而君子則曰此非天之我祐也吾自祐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雷之爲物也其發聲也其收聲也必以其時故語物之行乎天下而无妄者惟雷足以當之萬物之生固有所謂自然之天因其自然之天而感發之者雷也故雷行於天下未嘗妄發而物之洪纖高下隨其賦

予而能各全其天者實自雷發之故曰物與无妄以言天之發育萬物也以天而物亦因是而全其天也先王之於萬物也亦豈能參其自然之天矣乎對无妄之時育无妄之物而已矣蓋天有是時吾非能先後之也對而循之之云爾物有是生吾非能加損之也育而成之之云爾夫是之謂无妄茂盛也朱子發曰不茂不足以育物不對則妄矣如春毋麛毋卵夏毋伐大木之類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初九震之主也初以震動之才而動於下在无妄之時而吉於往者何也以九居初正也正則不妄矣夫以正而動則無適而非正故曰无妄往吉而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河南曰誠之於物无不能動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理以之臨人則人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以六居二柔而静者也静則无事然六二實震體也震動也又能動而有行焉静而无事故有不耕穫不菑畬之象動而有行故又曰利有攸往謂以无事爲行故也夫耕穫菑畬雖有始終先後之異然均爲治田者之事六二静而无事故曰不耕穫不菑畬猶之曰不耕不穫不菑不畬俱未始有事也然屬震體而與九五居相應之地所謂以正相與者也以正相與則當无妄之時而盡无妄之用矣故曰利有攸往夫

陰以得陽爲富知以无事自處而不知以正而往應於五此豈六二之欲富乎是必有攸往而後利也故象曰不耕穫未富也若六二者其能以无事而爲行也歟夫惟以无事爲行此无妄之尤者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无妄之卦德曰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六三以不正據六二正人之上而阻二五中正之應此妄人也故

在无妄之時宜其有災也故曰无妄之災牛者具陰順之性六二以順爲正者也而上應九五牛之象也六三居前而阻之或繫之牛也行人之得謂六二也邑人之災謂六三也二利有攸往故曰行人三居前而阻二故曰邑人然六二得順道而行无往而不利此得牛之象也六三以不正徒自取災爾由是觀之則禍福得喪之理蓋亦無甚難明也特在正與不正之間爾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易以陰居陰以陽居陽則謂之正如初九六二九五是也以陰居陽以陽居陰則謂之不正如六三九四上九是也然與其以陰居陽寧以陽居陰而剛柔小大之猶有其叙也則无妄之九四是也故可貞无咎猶之曰此非正也僅可為正而已不猶愈於六三矣乎夫正者人之性也人之性或至於失其正而妄者非性之罪也不能有是正之過也今也於正而未至

於失而猶有所謂可正云者則亦知有是正而存之矣蓋是正也非外鑠我者也我固有之也因其固有而不失之此易之所予也故曰可貞无咎而象曰固有之也若四者其亦不失其正性也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嘗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刑罰不可妄施於人兵師不可妄加於下國刑罰而妄施於人則爲失刑兵師而妄加於下國則爲失師當无妄之世蓋亦處之以无

妄而已矣夫苟不能自克己私而人欲以勝則天下
生靈之禍自此始矣此无妄於九五而有无妄之疾
勿藥有喜之戒也夫以九居五正也正則不妄彖所
謂剛中而應大亨以正者謂九五也容有不知此乎
曰以商之高宗史謂有德可高者也而傅說猶有惟
甲胄起戎惟干戈省厥躬之戒又況後世好大喜功
之主如漢武帝唐太宗代不乏人也乎蓋有是疾而
後試之以是藥則藥不為妄无是疾而試之以是藥

則妄矣武帝蓋嘗試是藥闕 矣太宗嘗試是藥

於高麗矣皆无疾而藥而反以致僨者也欲有喜得

乎其曰勿藥曰不可試云者蓋所以深著後世爲君

者之戒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九以剛過之才處无妄之極已既失正又欲進而

不知止所謂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也故曰无

妄行有眚无攸利夫以正而往則其往也必利初九

六二是也已既失正居上窮之地猶不知止其能免災乎故无妄之世若上九者妄之極者也曰眚曰災眚即災也先儒謂在人曰眚在天曰災固有是說也今觀上九之爻賛以災釋眚則知災即眚也眚即災也天即人也人即天也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大畜所畜之大也夫所畜之大者何也曰於己則畜德於人則畜賢也故夫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此畜德也剛上而尚賢能止健此畜賢也然畜德也者畜賢之本也畜賢也者畜德之效也夫苟己無是德則賢不我慕望望然去之矣吾能彼畜乎此大畜之彖其言畜德畜賢固自有次第也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此合乾艮之用以明人君之畜德也夫剛健乾也篤實艮也輝光日新乾艮相得而不窮之用所由生

也乾不得艮則徒健而已矣艮不得乾則徒止而已矣夫惟剛健篤實兩者相與爲用而輝光日新自此而不窮矣此人君之畜德然也剛上而尚賢能止健此則指上九之爻又合艮乾之用以明人君之畜賢也夫上九以剛而在一卦之上此人君尚賢之象也乾健之物也而處乎艮之下受止而不辭所謂能止健也天下之人所謂賢而有德者人君則尚之尚之者尊之也所謂健而有才者人君則止之止之者使

之不吾舍也非有以畜之而然歟此人君之畜賢然也大畜之卦德曰大畜利貞至彖則推原卦德之所以然而以畜德畜賢而兼釋之從而斂之曰大正也者蓋言人君之畜德也而至於輝光日新其畜賢也而至於尚賢而止健此非所畜之大而得其正詎能至是乎故曰大正也此大畜利貞之本旨也不家食吉養賢也此又言畜賢之義夫人君之所尚者則謂之賢而所止者則謂之健合而言之皆賢者也蓋德

之賢於人者謂之賢而才之賢於人者亦謂之賢故也今夫賢者之不家食而吉者非謂居天位食天禄一身之吉也天下之吉也天下之吉係於養賢則挾天下之人才而與之共濟何所適而不可故繼之曰利涉大川夫賢者之進退天意之從違也挾天下之人才而與之共濟則天意之所在可知矣故曰應乎天也六五之君謙虛無我以下賢乾之九二居相應之地故有應乎天之説夫天髙而在上也今也六五

下應九二亦謂之應乎天以明天之理无乎不在也為人君者不必求之天可也求之賢者則賢者即天也噫此大畜之實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下之物所謂最大者天也今也在山之中此其藴畜之大可知也夫前言往行耳目之所不接也君子於耳目之所不接者則多而識之考其迹以觀其用察其言以求其心而古人之所以為古人者皆在我

矣夫德固我有也然我心之所同然者古人先得之
即其所先得者而以畜成吾德則其所畜不亦大矣
乎故曰性无内外也道无古今也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大畜之為卦也艮止也而在上乾健也而在下彖所
謂止健也初九當乾健之始而六四以陰止之陽方
上進而見止於陰陰陽相持而其勢危矣故曰有厲
雖然上下之勢不敵固也而又當止畜之時其可不

知所止乎故其利在於己而不進也夫惟利於己而不進則不犯災危矣此所以示在下者輕進之戒也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小畜之九三見畜於六四而曰輿說輹四說其輹也大畜之九二受畜於六五亦曰輿說輹自說其輹也夫說人之輹與自說其輹語其勢之逆順蓋有間矣何者九三剛過而九二則剛得中故也剛而得中則進止无失夫何尤乎程河南曰初與二剛健而不足

以進四與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朱子發曰初剛正也二剛中也四五柔也柔能畜剛剛知其不可犯而安之時也夫氣雄九軍者或屈於賓贊之儀才力蓋世者或聽於委裘之命故曰大畜時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在他卦則初九之於六四九二之於六五爲正應在

大畜則以正應爲相止畜在他卦則九三之於上九爲敵應在大畜則以敵應爲同志而同於上進不復有相止之義也夫惟九三上九不復有相止之義也故三以剛健之才往而上進以與上合志而有良馬逐之象焉逐追也乾爲良馬上九在上三以剛健之才從下而追之良馬逐也雖然九三之馬固良矣然其如剛過何故以利艱貞戒之蓋九三正也所謂馬之良也苟不於過剛之是戒而惟良之是恃焉則泛

軼之患不可謂无也夫戒之以利艱貞何說也曰閑輿衛是也是輿也方其在九二也嘗說其輹而不進矣非不進也其所以爲不亟進者乃所以爲九三之進也則居此地者可不即前日既説之輿閑而衛之以致其戒乎夫如是則利有攸往矣此其所以與上合志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夫四與五能以柔畜剛者由其自畜之道素施故也

夫不能自畜安能畜人四之所以自畜之道何也曰
以六居四順之至也夫惟順之至也故有牛象艮爲
少男故又曰童牛當止畜之時故又有童牛之牿之
象夫童犢始角而加之牿焉則制其觝觸之性於其
未發之時此自畜之道素施也惟能自畜斯能畜人
矣故曰元吉元始也大也在他卦之爻則元吉云者
或爲大吉在此卦六四則元吉云者猶之曰吉自此
始云爾夫惟吉自此始則始能自畜終能畜人故有

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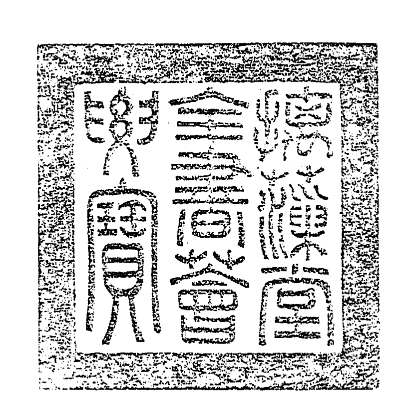
五之所以自畜之道何也曰以六居五體柔而御剛也夫惟體柔而御剛故有豶豕之牙之象夫豕之不能自已其剛躁之性則必以是牙爲物之害也當止畜之時若強制其牙則用力愈勞安能已其剛躁之性邪惟豶去其勢則牙雖存剛躁自已人君之自畜如此所以吉也夫豕之有牙其剛在内豶去其勢則

雖有剛利之具而不自用矣此以六居五之象也艮爲黔喙之屬故取象於豕人君處天下之利勢生殺予奪其權固非輕也若不能謙虚无我去其勢而不恃焉則己且不能自制其能勝億兆欲利之心乎故必去其勢若豶豕然則雖有是牙不爲物害矣故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有慶之視有喜則有小大之異何者其位異故也書之吕刑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頼之夫穆王言刑而及於德而曰此

一人之有慶而兆民之所賴也則六五之豶豕去其
勢而馴其牙之效也易家曰攻其特而去之曰豶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彖曰剛上而尚賢則上九是也九以陽德而居五之
上爲五所尚故能以身任天下羣才之責而尸大畜
之功此所以有何天之衢之象天衢通顯之地也下
之三陽由己上進故九三曰良馬逐又曰利有攸往
又曰上合志也此賢者之道所以亨也故曰道大行

也何如何校之何釋文曰梁武帝讀音賀是也言以身任天下羣才之責當畜賢之時爲五所尚主張賢路賢者之得志莫盛於斯也

童溪易傳卷十二



覆校官檢討臣陳夢元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監生臣衛子忠